

刚翻译完法国作家、画家弗洛克的“生活三部曲”绘本：《生活的样子》、《生活的意味》和《美好的生活》。要告诉孩子什么是生活，什么是人生，什么是美好的生活，是一件很有意义，而又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这样的书，不能枯燥，不能说教，不能太深奥，又不能太肤浅，不能过多展现生活的阴暗面，又不能一味给生活涂上玫瑰色。这样的书的作者，必需是既能深入浅出讲述哲理内容，又能画出幽默耐看图画的大手笔。让—克劳德·弗洛克就是这样的一位作者。

有人问在翻译“生活三部曲”时，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句话？我觉得是《生活的意味》中的这句话吧：“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：生活意味着有你！”

如果说《生活的样子》展示的是某一种生活，让孩子看到生活可以是这样的，或者说，有一种生活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《生活的意味》涵盖的内容要更复杂一些，它用最简单的笔触描绘人生，告诉小读者人生中可能出现哪些情况、遇到哪些问题。其中有些情况（境遇），例如挨饿、坐牢、打仗、死亡，小读者不仅未曾经历过，甚至可能从未想到过。作者愿意让小读者先有个印象：生活不会一帆风顺，人生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坑坑洼洼。

书中的爸爸一开头就说“生活意味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”，然后列举了好多种可能性，最后才对女儿说出这句话——它因其真实而有力量，因其朴素而打动人心。

给孩子讲哲理，讲得他们愿意听、能听懂，这是大本事。弗洛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。

绘本看似简单，其实不容易译。书名的翻译就颇费踌躇。Où mène la vie 这个书名不易译，关键在于其中 mène(mener)的理解不易到位。出版社合同上的“暂定名”是“生活带我们去往何方”，这样译未必就错，但显然不是最合适的书名。按这个说法，有一页就得译成“生活带我们去往监狱”，作者不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仔细看完全书，我意识到两点。一、法文书名的字面意思是“生活就在那些地方（展开）”，它使我想起何其芳的诗句“生活是多么广阔，生活是海洋……”二、作者说的是可能性，比如说坐牢，那的确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。作者画了父女在铁窗后面的形象，那是一种幽默的表达——既然是可能性，画面上就都由这对父女“代入”了。

所以，最后我用了“生活的意味”这么个译名。它未必就是最好的译名，但既然想不出更好的，也只能就是它了。翻译是个感觉的过程。译者设法把自己感觉到的文字背后的东西，让读者也感觉到，就是文学翻译的“大意”。就这一点而言，翻译绘本和翻译小说是一样的。

但由于体裁不同、受众不同，译者的状态会有所不同。译绘本，文字要更明快，更晓畅，译者在文字上的目标是明白如话，是贴近画面。图和文应该是一个整体。

《生活的样子》里有一句“不忘记我们都是凡人”，这句话读来意味深长，直抵人心。直抵人心，是写作的一种境界。看似一句大白话，却能在不同场合，体现不同的人生哲理。当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小女孩在爸爸和兔子墓前拭泪时，我们能感受到，生老病死是人生中必经的阶段。如何面对死亡（对孩子来说，是亲人的离去），是人人都会遇到的现实问题。也许，作者不想给小读者心中留下过浓的阴影，所以在下一页，天使模样的爸爸又回来了，女儿的话让我们忍俊不禁：“爸爸回来了！在那里，他跟人家都合不来……”

书中那位爸爸说得好：美好的生活，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。他的“美好生活”是“弹奏肖邦和埃里克·萨蒂的曲子”。肖邦和萨蒂，也是我喜爱的作曲家。他们的曲子难度大，我这辈子恐怕是弹不了了。但我相信，在学琴过程中得到的乐趣，仍然会使生活变得美好。“生活意味着有你”——而你，要倾听内心的声音，选择自己的生活。

凡人都爱好，但爱好是分级别的，到了“发烧友”份上算是痴迷类的。打球时我们非常专注，先是练多球正手、反手。虽然我们大家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直板近台左推右攻起家的，可现在早与时俱进，拉起弧旋球，不仅如此，直板横打也有模有样，不管打得啥样，那标准或想象中的标准可不低。听说作为业余乒乓爱好者，看专业选手比赛或训练录像来模仿做法不可取。但此言，对于正置身于“乒乓发烧”的我们来说是听不进去的，因为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乒乓世界里，都有一个同样的错觉，那就是“想象

是这样的，其实是那样的”。我们

女儿在纽约长大，刚上大学，暑假决定只身回国，游历我们的故乡上海。临行前，女儿问我和妻子最喜欢上海哪里，我们很快列出了外滩、南京路、陆家嘴等等。似乎不满意我们的回答，女儿停顿片刻，又问，如果是我俩回去，而且只能去一个地方，会去哪里？妻子和我都不约而同地回答：“人民广场。”

我和妻子对人民广场情有独钟，它的“广”与纽约的时报广场不可同日而语。印象中的人民广场辽阔无边，永远也走不到头，相比之下，时报广场则小得令人寒碜。更重要的是，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妻子和我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周末，那时候在校园里谈恋爱是不敢的，而出了校园，上海又处处熙来攘往、摩肩接踵，只有在人民广场我俩才能远离喧嚣，远离路人，找到片刻清静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我喜欢这里还有一个妻子至今未知的秘密，那就是，人民广场没有店铺，没有琳琅满目的品牌，走在广场上，我不会因为囊中羞涩而忐忑。

我和妻子第一次下馆子，就是在人民广场边西藏中路上的一家西餐厅。那天在广场不知走了几圈，腿软了，肚子也饿得慌，于是我们走进了这家西餐厅。还记得我点了两碗罗宋汤、两盆红肠，对于那时的我们，这就是正宗的西式大餐。好多年后妻子告诉我，她不喜欢红肠的味道，那天是硬着咽下了每一块，因为不想让我失望。其实我也不喜欢红肠，远没有酸菜大肠开胃，我点红肠只是想当着女友的面摆“酷”，显示一下自己的“西化”。

听我们的旧事，女儿对人民广场兴趣猛增，决定此次旅行的重中之重就是人民广场，而且她还要去找那家西餐厅尝尝我们不爱吃的红肠，怎么也不相信那店已经不存在了。

到了上海，女儿时差



尚未倒好，就直奔人民广场。走出地铁，随着人流，她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条林荫道，路边整整齐齐排满了五颜六色的阳伞，一望无尽，那情景、那气势，一点也不亚于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

## 爱在人民广场

王铭之

德耗资两千一百万美元在纽约中央公园竖起的橙色门旗。女儿顿时被那气势所镇住，急忙取出手机，边走边拍照，猛然间她注意到每把阳伞后面坐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或大妈，而伞上面都贴有手写的纸条，有的还附有照片。她停了下来，凭着在美国学的半生不熟的中文试着

## 邀清风去心火

荆歌

扇子收藏，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。当然，它不再是文人的专属，甚至不再是普通文人玩得起的东西了。今天的古董艺术品，已经是步入了资本收藏时代，一柄折扇，本来应是文士手中雅物，现在却与文人渐行渐远。扇子上风雅的书画，尽管依然是离不开文人，依然是文人生产制造，但消费的群体，却不再是文人自己。真要哀叹一声“满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了！

扇子的价值，可以从三方面来讲：第一，当然是扇面上的书画了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如果是齐白石、张大千画的，如果是弘一、于右任写的字，那当然很贵，一把能抵芸芸书画家千把万把。然而此其一。昂贵的扇子，常常还因为其扇骨的珍贵而价比黄金。以前好像评价一把扇子的标准，主要还是扇面。据说那时候人家买扇子，都是冲着扇面去的。甚至有的把扇子买到手，揭下扇面，随手就把扇骨扔了。当然卖方的作为，

读起伞上的字条：某某，男，35岁；某某，女，28岁；某某，身高一米七；某某……天哪，这不是美国超市门口常见的寻人启事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失踪！女儿鼻子一酸，她读不下去了，低下头，疾步走出了广场。

回到房间，含着泪水，女儿再次取出手机，细细读起照片里阳伞上的“寻人启事”，读着读着，她禁不住破涕为笑，这哪里是寻人启事，分明是征婚广告啊！悲去喜来，她赶紧打开微信，给在纽约的妻子和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怪不得你们要去人民广场，原来这里是相亲的地方啊！今天我看到了许多大叔大妈在广场为他们的爱子爱女寻找爱情呢。中国的父母太可爱了！”

## 邀清风去心火

荆歌

常常也是这样。你买了这个扇面，我就送你一把扇骨。但是不知从哪天起，主仆的位置似乎悄悄颠倒了。许多人买扇子，竟是冲着扇骨而去。当然，贵的扇面还是贵，但是它的价值，和扇骨分离了。扇面是扇面，扇骨是扇骨了。扇骨在收藏中，悄然成为了独特的一门。

所以说扇骨的好坏，成了衡量一把扇子好坏的重要因素，不仅重要，而且非常重要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扇骨才是好扇骨呢？换个俗点的说法，就是什么样的扇骨才值钱呢？

首先它要制作得好。因为玩家甚多，所以制扇在江湖三百六十行中，显得有些特殊了。就像玉雕、制壶一样，搞牛逼了便是大师。玉雕大师、紫砂壶大师、制扇大师，和打铁的、弹棉花的工匠当然不可同日而语。没听说过有打铁大师和磨剪刀大师的。扇子做得好，取材、形制，种种细节，都是美轮美奂，高人一筹。同样一把竹子做的扇骨，通常只是几十元几百元，而有的人做的，却要卖到几万。出了几万，还拿不到货，要排队，耐心等上一年半载。

这还说的是素的竹扇骨，不带刻的。要是上面有了刻，若也是大师所刻



大腹便便的老许被大学室友小任安排了个活儿，做他结婚那天的头号伴郎。早已没了腰的老许向来不爱接这类活儿，但这次推脱不得，或者说不忍拒绝。

“身为伴郎必须穿正装”——意识到这点的老许难免有点后悔平日不知克制，就他这“吨位”穿西装实在有些为难，但转念一想，“人靠衣装嘛，找个口碑好西装定制店！”与老许交往不错、刚办完喜事的财务老王给他推荐了一家名叫“培罗蒙”的店。

循口碑找去，接待的张师傅并不多话，皮尺在裁缝张师傅手里流畅地滑动着，颇有几份韵律。张师傅报给助理小郑各部位尺寸，完毕，关照老许注意保持身材，记得一周后来试第一次样。

“啊？试第一次？”  
“嗯，顺利的话，来试两次就好。”  
“那么麻烦？”  
“呵，来两次就嫌麻烦？”小郑一边说道，“我们啊，光面料烫熨覆衬需冷却24小时以上，辅料热缩、水缩两次，做一套西服起码60个小时左右……”  
“遮得住我这大肚子吗？”

“呵，放心，我家张师傅一双妙手，连背有点驼的都遮掩的好好的！我们家可是奉帮裁缝的代表，可以去查查！”

张师傅摘下眼镜，让小郑给老许递上订单，关照他按单子上的时间再来试样，并不多话。

老许回家好奇下检索一番，这才知道“奉帮裁缝”的聪明与精干：上海开埠后，许多浙江奉化人纷纷来沪谋生，在帮洋人拆洗和修补西装的过程中，居然摸索出了做洋服的要领，并能以专门为人定制西服为生，随着生意不断红火，成了裁缝行业里的一帮红人，于是“奉帮”慢慢被传为“红帮裁缝”……而老许光顾的这家“培罗蒙”，其创始人许达昌凭手艺超群，可是以一把裁缝剪刀打天下，一度被称为沪上“红帮裁缝”中的“西装王子”。

一个月后，老许穿上张师傅西服，镜子前打量一番，居然眼见久违的“条感”。赋予老许嘴边微笑的——都是专注的力量。

的话，那个价格就不太好说了。明清两代，以及民国，有许多刻扇骨的牛人，当时可能不兴叫什么大师吧，他们在扇骨上以刀代笔，以刀行笔所不能行之事，花枝招展，春风十里。杨龙石、支慈庵、金西崖、花剑南、许修直、徐素白，这些人的手艺，在藏界备受推崇，一扇难求。然而当代竹刻名家安之先生一向反对在扇骨上雕刻，他认为一副好的扇骨本身已经是独立的作品，已经完美，再施雕刻，实属蛇足，并且他对自己所藏的一把明代扇子视若拱璧，他认为那柄扇子的尺寸比例、线条、气度，以及审美趣味已然炉火纯青，后世万般皆为众山之小。除此之外，选用什么样的竹子，也决定了扇子的品位档次。

## 早晨，从微笑开始

易木

广场一个空旷之处，走廊上的某个无人区域，常常可以看到美发店、饮食店及房产中介的员工，十几个二十几个，穿着相同的服装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在做简单的早操或者喊口号。这是这个城市无论哪个方位都可以看到的早晨的景象之一。领班喊的口号颇振精神，众人也跟着喊，五分钟的光景，队伍显得精神起来。跟着看风景的路人似乎也得到了点劲道。脚下的步子变得有力起来。“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”——这些农耕时代留下的俗语，在今日的现代社会精髓不变，外在形态有改良。那就是：笑于

早晨起！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，当然需要笑脸迎来自开门客，每一个上班族又何尝不应如此？现代生活节奏飞快，每个行业的工作都自有压力。职场，家务，考场……如果没有好的心态，很容易被抱怨、焦虑之类的情绪袭倒。快乐应该由早晨而开始，就像早晨的太阳能够带来一天的艳阳天。成功不成功，并没有标准。但是快乐不快乐难道不是衡量你是否生活得满意的标准？美发店饮食店的员工，当他们对客人微笑的时候，他们是先要对自己微笑的。微笑才会带给你能量。

